8

V
~~B350.4~~
~~L07~~

V
B617
L97

大明太宗文皇帝寶訓卷之二

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臣呂　本謹校
南京禮部祠祭清吏司郎中臣陳治本
南京兵部職方清吏司主事臣朱　錦謹閱
南京工部虞衡清吏司郎中臣呂胤昌

睦親

○洪武三十五年七月己亥

上以盛暑賜書在京諸王曰吾與諸弟皆先帝子往者各在一方有一歲得一見數歲得一見者手足之情不能自已今吾承繼大統諸弟早暮來聚豈不甚愜於心顧炎暑方盛舉動煩勞可三日一朝用稱友

于之意

○九月己丑勑遼王植曰

皇考太祖高皇帝封建諸王藩屏

宗社傳序萬年與國同久建文忠信任奸回以殘骨肉朕

於其時迫於危禍不得已而起兵賴

天地

祖宗之靈克平內難建文君之隕自絕於天朕為諸王臣

民推戴以君主天下方欲與諸弟聚處同天倫之樂而

賢弟以遼地荒遠經涉海洋餽運為艱固請改國荊州

且以廣寧重鎮就留三護衛於彼以益邊防欲於荊州

別給一衛備使令言之再三卻而復至謙約之誠溢於

言表去衆就寡厭遠懷邇手足之情何忍違抑今也從

所請建國荊州而仍舊封號軍衛已令兵部改撥用稱

吾弟之意

○永樂二年九月庚戌賜書晉王濟熺曰得奏欲上護衛

及所畜小韃靼夫護衛昔爾父受之

皇考其何可辭爾惟當脩德行善豈可因一二小人為非

輒自疑而欲上護衛耶所奏不允其小韃靼護衛有缺

伍者就以補之

○永樂三年五月壬戌蜀王椿進荔枝等物

上賜書答曰比送至荔枝諸物具見厚意惟賢弟抱明達

之資敦忠孝之義處善循理秉心有誠稽古博文好學

不倦東平河間無以過也引睇蜀國山川邈遐賢賢親
親不忘朝夕勉自愛重用副所懷
○十月戊辰周王橚遣人賫奏深陳悔罪改過之意
上喜命侍臣封橚所奏遣人賫示齊王榑而賜書答橚曰
得奏具見賢弟遷善之誠良深嘉悅兄之心惟欲與諸
弟同享昇平悠久之福使諸弟皆同賢弟此心福慶豈
有窮哉賢弟宜益加持守為諸王表率隆藩翰於國家
昭令譽於無窮此兄之所深望近齊王數為不法封
賢弟今日所陳者示之亦無以興起其遷善之心
○戊子賜周王橚等皇明祖訓且諭之曰
皇考所以垂訓子孫至要之道具在此書朝廷常守之可
以永安
宗社藩王常守之可以長保富貴朝廷與藩王本同
祖宗所出但能皆以
祖宗之心為心則自然各盡其道前代有帝王不能保全
宗室如宋太宗亦有宗室不能自保全者如周三監漢
七國此皆是不能以
祖宗之心為心朕與諸弟各勉之時橚子衆特賜十本
○十一月乙未齊王榑上表悔過謝罪賜書答曰覽表云
繼今改過不復為不義詞意懇至深慰吾意兄弟之情
豈有他哉但欲相與同享富貴保令名永終不隳耳吾
弟勉之今後護衛人犯法須如律處治若非王府之人

有犯須歸有司王府不得干預將來吾弟所行皆善其
樂不可言而兄亦與有保全骨肉之幾吾弟勉之
○永樂四年五月辛亥以奏王尚炳將歸
上召其從臣諭之曰王前在國中言動時有錯謬朕遣書
戒之頗聞克自省改今日見王應對進退循循合度甚
適朕意此皆爾等輔導之力長史以下皆叩首曰此由
王天資之美克奉
陛下聖訓臣等庸愚實無所効力
上曰美玉非資良工不適為器嘉木非得良匠不適為材
人之成德亦然爾等宜益盡心輔王雖小過必規正之
雖小德必助成之謂小過無害訓至於大過謂小德無
益馴至於無德不可因循但和平以導之從容以入之
積以誠意未有不相信者王能脩善行汝曹亦有令名
其往勉之命賜紗衣一襲道里費視常例加倍
○永樂六年五月戊午
上以瀋安唐郢伊魯六王將之國命戶部歲給祿米各一
千石免其護衛軍屯田三年仍勑王府文武官屬曰封
建宗親所以藩屏國家必在得人以為輔導今諸王年
長皆應就國爾等宜竭誠匡賛惟德惟義一遵
聖訓惟孝惟忠用固藩屏王有無窮之福爾等亦有無窮
之譽欽哉各賜鈔有差
○八月乙未賜書諭平陽王濟熿曰爾與兄高平王同母

今爾兄蚤亡歲祿例當罷支以爾能養母特與爾兄歲祿內存米二百五十石以益供養之資又聞爾能念同胞之義為之維持家事整治墳塋深慰朕懷夫人之處已實乎脩德德盛則業廣業廣則福隆庶幾不忝厥世而令名無窮爾其勉諸

○永樂七年五月癸酉賜伊王樽書曰古之聖賢皆貴改過吾弟前者之失今能省悔朕甚嘉悅當國家無事正欲相與同樂太平音樂亦常情所有但不至流蕩可也自今國中諸事皆須審而行之不可怠忽

○永樂九年八月丙辰禮部言庶人樽之妃鄧氏卒亦當以庶人禮葬

上曰樽雖以罪削爵親親之誼寧過命仍以王妃禮葬之

○永樂十一年正月乙未禮部言長山王賢焌薨

上惻然曰

皇考之孫也其父有罪不得相及其遣官賜祭命有司治喪葬賢焌庶人樽第二子也

○永樂十四年七月癸丑賜書獎答蜀王椿曰去年咨府隨侍都督張興來言穗潛萌異圖言之至再兄未之信今得賢弟書具其實事人之無良一至於此賢弟此心周公忠存王室之心也儀賓顧瞻回附黃金二百兩白金千兩鈔四萬錠玉帶一圍金織袞龍紵絲紗羅衣九襲紵絲線羅紗各五十疋絨錦十疋絲絹千疋兜羅錦

十條高麗布百匹米千石胡椒十斤馬十匹鞍二副往
致兄意至可領也
○永樂十五年十二月甲午楚王禎進馬二千匹
上喜受百匹賜書報曰領賢弟厚意矣畜馬甚勞已受百
匹餘悉遣還可分遺諸姪也
○永樂十六年五月戊辰遣官以書諭代王桂曰王前違背
祖訓屢為非道所以罷革王府官屬者蓋欲王深圖省改
以不忝所生比聞王能悔過改行守法良用嘉之今特
勑所司每歲加王祿米二百石增隨侍軍士五百復除
長史紀善等官為王輔導王其益懋進修以副朕友愛
之意

○永樂二十一年八月乙亥
車駕北征胡虜次沙城召晉庶人濟熺及其子美圭至濟
熺晉恭王長子洪武中嗣王爵
上靖內難承大統而其地平陽王濟熿慶成王濟炫永和
王濟熀並奏濟熺心懷忿恨圖為不軌
上優容之不罪但屢勑訓諭而已而濟熿等言之不已
上遣人察之用
祖訓免其父子為庶人俾守恭王墳園至是
上軫念至親召至將封美圭為郡王時公侯伯五府六部
交章劾奏其罪不宜封
上諭羣臣曰罪廢十年人之恒情必自懲艾且仁者不絕

人之祿矧吾至親其能忍哉爾等勿復有言

上從容諭濟熺曰昔守謙有罪

皇考以公天下之心不得已廢之而不絕其後仁義兼盡矣爾父朕親兄朕豈有惡於爾哉爾懷不臧屢戒飭不聽惟大義之不可容也故免爾王爵亦豈朕心所得已也然十年之間朕未嘗忘爾人孰無過能改斯善爾勉之今封爾子為郡王俾爾享祿養以終身其無以恩為怨遂封美主為平陽王諭之曰爾其率德改行以蓋爾父之愆盡忠盡孝用不忝祖宗終保祿位遂賜冠帶襲衣貂裘鞍馬及金銀鈔幣牛羊等物遣中官護送其父子往居平陽復遣中官詣太原送舊所隨侍人悉還之其有坐濟熺事逮繫者悉釋之命錦衣衛撥校尉五百太原護衛撥官軍一千以備從衛命吏部除官屬禮部給儀仗及醫士廚子靡不悉備

戒飭諸王 戒世子郡王輔國將軍附

○洪武三十五年十二月辛未賜代王桂書曰吾弟言女戶徐忠欲得如奉天靖難功臣例陞指揮使徐忠本黨附群奸以危我者為吾弟故釋之不問而忠猶妄覬非分之恩且忠何功欲得陞官朝廷以名爵為激勸有功者不敢吝無功者不敢濫惟其至公乃足服衆今若無功濫予將來何以使人舊制女戶但授百戶今授徐忠以百戶庶幾不違

皇考家法

○永樂元年二月乙卯賜代王桂書曰別久懷思不忘聞吾弟在國縱殺戮取財物人甚苦之人言雖未可必信然告者衆矣果若其言吾弟大謬夫天下之人皆皇考四十年辛勤保養以遺子孫今兄嗣位亦惟體皇考之心保之愛之豈敢輕有所傷害而吾弟視之不如土芥殺之不如鷄豚夫其罪當殺猶當請命於朝況不聞有罪乎吾弟縱恣暴戾如此獨不記建文時拘囚困苦之辱耶今日脫吾弟因辱復諸富貴安樂之地乃靈人無已人其謂我何其審思之有之則速改以從善果若無之亦須戒慎以預人言庶副同氣友愛之意

○三月丙午賜秦王尚炳書曰比以爾弟永興王尚烈年長令暫居鞏昌講誦詩書練習武事以成德器昨聞過鳳陽自留守司官下至指揮小校皆被箠楚人不能堪竟莫明其何罪夫國家篤於親親宗室謹於禮法斯共保富貴令聞長世尚烈所為若此豈保富貴之道凡今臣民皆

太祖皇帝數十年教養者況鳳陽

祖宗肇迹之地過其地靈其臣民豈賢子孫所為乎本欲罪其從官但以方出姑釋不問爾其長兄當深戒之使改行為善將來有成非獨慰爾父於冥冥亦稱親親之意爾之兄弟亦得以俱成令名也

○五月丁丑賜岷王楩冊寶并勅諭之曰昔
皇考封建諸子以衛邦家而爾在建文時被收冊寶拘囚
困辱蓋已極矣朕即位之初篤念親親復爾封爵召還
京師爾宿留不至乃恣行威福擅拘方面諸司印信殺
戮官屬使軍民及蠻夷之衆驚疑不安及至京又出語
悖慢畧無敬君事長之理且當有事
宗廟之日沉湎酣酗無顧藉至對閹豎則俛首下氣言之
可傷而寘焉無慚如此尚可有爵土耶今以同氣至親
特畧爾過仍賜冊寶俾守舊疆尚改行易慮親君子遠
小人進學修德用藩屏國家毋作匪彝以貽後悔欽哉
毋忽

○六月壬子代王桂有罪削其三護衛止給校尉三十人
隨從仍賜勅諭之曰爾所為傲很悖慢上違
祖訓下虐軍民無君無兄大逆不道朕以同氣之故不欲
遽絶特遣人召爾冀面訓誨庶其改過以全親親之義
爾遽命不至及再召始就道然今天氣已熱道途遼遠
於朕心有所不忍勅至即日歸國其本府三護衛官軍
悉革去惟留校尉三十人隨從其文職官俱存輔導爾
宜省愆改行毋貽後悔

○八月辛酉賜晉王濟熺書曰比有自山西來者言爾弟
濟炫數以圖書擅給驛馬我國家定制遇急務以符驗
給驛馬無符驗而擅給者有罪今以爾弟之故姑屈法

不問然其有過不使之知則恐將來復蹈前失爾為之
長兄宜善諭之使奉法循理永保富貴庶不辱前人爾
有愛弟之譽朕亦不失親親之道
○十一月丙子先是有首寧王權誹謗魘鎮事者
上曰此不出王蓋小人為之以陷王譬如愛木必去其蠹
凡再遣人捕之權皆掩蔽不發至是賜權書曰兄弟同
氣至親兄數年躬履艱難亦為保全骨肉豈有他意近
者之事既悉置不問但欲去二三小人以示警爾而固
為遮蔽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蓋用小人必害國家
所以決欲去之者為賢弟計也書至更不必蔽亦不得
有所畜疑

○永樂三年五月丙辰
上以代寧秦晉永興高平平陽諸王所為過失日多思遵
訓戒以全親親之義賜書周楚齊蜀等王曰易曰履霜
堅冰至孔子釋之曰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
也故凡事慮於未萌則有益論於已然則無及我
太祖皇帝創業垂統為子孫帝王萬世之計惟欲本
支各盡其道朝廷篤於親親藩國重於守法朝廷之紀
綱明正親藩不齟齬於其間藩國之禮節不踰朝廷不
苛責於其上恩不至於掩義義不至於傷恩
宗社永有磐石之安親藩同享無疆之福此
皇考立法之意亦吾繼述之意而諸弟姪之意亦皆然也

吾常思之朝廷不能篤親親之道是不孝於祖宗不友於兄弟不慈於子姪棄仁背義咎孰大焉昔建文嘗蹈此失矣吾即位以來恒切戒此閒居獨處教詔子孫亦惟在重骨肉手足之恩不可為非禮苛責之事言出乎口心通乎天地鬼神蓋吾躬當奉藩豈其不能身體其事哉夫為藩國者亦當體朝廷之心而亮其誠天下之事至繁一人之精力有限智識豈能悉周區畫豈能悉當若吾於兄弟子姪行有未至亦宜以情恕之比代寧秦晉永興高平平陽諸王不亮吾心稍不順意內懷怏怏或聽小人教誘為非甚者形諸怨謗麾鎮所為不知不仁固少年寡學之過吾恐傷同氣已皆容忍不問然此特私恩耳為君之道必正公義而後有以服天下呪法度者

皇考之法度吾嗣位而不能守之又何以服天下之心故雖不可虧親親之私恩亦不敢廢天下之公義夙夜思之事有兩難欲直言其過使之圖改則恐傷恩欲隱忍不言將來積過愈深理不得容是陷之於罪也至此非惟吾心不能自安天下之人亦謂吾徒能愛之不能教之養成其過故皆直言以戒之矣雖未能必其不逆於心若有亮吾之意信而從之他日德成名立享其安榮與國家同久豈不兩盡其美哉茲特遣書陳布悃款繼今之後吾惟常念親親之恩勿替諸弟姪亦惟常念

皇考之法具在各盡乃道共保富貴豈有涯哉吾之所言
天地鬼神鑒臨在上惟宗國諸王亮之亮之
○六月癸酉賜晉王濟熺書曰昨令爾弟慶成王濟炫暫
居潞州聞爾不忍其去甚見同氣之情然吾以其年逾
冠宜令居外涉歷庶幾有成不意濟炫至彼恣縱非為
狗秘臧公違禮壞法如護衛軍人為強盜既不以聞又
不罪之及朝廷遣人捕之乃造飾偽詞曲為掩蔽豈是
臣子之道今以至親姑容之俾改過自新且令仍回太
原爾愛弟之心素厚宜朝夕訓戒之使毋蹈前非勉於
善行庶幾可保富貴
○七月癸卯賜書周王橚曰比各府縣錄周府長史司榜
文來奏夫朝廷與王府事體不同長史司專理王府事
豈得遍行號令於封外與朝廷等一家有一家之尊一
國有一國之尊天下有天下之尊卑不踰尊古之制也
今賢弟居國如諸子擅行號令於國內其亦可乎若奸
人造此離間即具實以聞當究治之如實賢弟所命則
速遣人收還仍嚴戒長史行事存大體毋貽人譏議
○九月乙巳屢有告齊王榑不法者
上賜榑書曰比數有人言王過失以兄觀之王豈有他也
但由性躁急下人不能堪耳今兵荒之餘民始蘇息宜
重愛恤何忍復苦之且所當深慮者刑罰太過將左右
之人或萌不測噬臍無及古人覆轍可以鑒戒繼今宜

涵養德性寛以馭下用保始終

○十月丁卯有告齊王摶不軌事者遣人密察之還奏皆實乃封告詞示之且賜之書曰王比為悖逆之事屢矣但兄弟至情不欲顯暴夫人孰不知善之當為而惡之不當為王舍其當為而從其所不當為果何恃而然屢以書戒王而恬不知悔恣肆日甚非分之恩不可數得王其省之毋貽後悔

○永樂八年十月乙卯

上聞周王橚於國中作殿奉祀

太祖高皇帝賜之書曰禮支子不祭王國廟祀則肇於始封之王

太祖高皇帝之祀朝廷自有宗廟王今祀於國中過矣孔子曰祭之以禮若不得為而為之不可為孝王其審禮而行毋貽物議

○永樂九年二月壬辰遣勑戒勵秦王尚炳曰昔周天子遣使賜齊桓公胙且命勿下拜桓公對曰天威不違顏咫尺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遂下拜登受春秋書以示褒遣使賜晉侯命晉侯受王惰使者歸曰晉侯其無後乎成肅公受脤於社不敬劉康公曰成子惰棄其命矣後皆不得其終春秋書以示戒比屢遣人賫符至王國王不出迎但令內豎取入及出見使者又侮慢不一此皆王不學之過不學何由達禮致王於此者皆

長史紀善典儀之失職也其械送京師王自今勉力學
問庶幾寡過
○永樂十五年二月癸亥谷王橞以謀逆削爵為庶人革
去護衛及長史司等衙門賜勑諭橞曰爾頑很兇悖棄
滅天倫造為反逆賴
天地眷佑
宗社之靈蜀王忠孝發爾陰謀罪狀顯著諸王群臣咸請
明正國法尚念至親曲加寬貸今削爾王爵降為庶人
以全餘生朝廷於汝恩甚厚矣其深省之
○永樂元年四月甲子楚世子孟烷奏欲遣人於河南境
內買人口賜手勑諭曰昔秦愍王遣人於浙江買人口
太祖皇帝聞而怒之秦府官屬及浙江郡縣承行者皆被
罪前鑒不遠也且河南汝伯父周王封地汝所遣人入
其境或有縱恣違禮將斥為爾之過可不慮乎況此舉
非出汝父意其已之
○永樂十五年十二月癸卯遣勑戒永和王濟熀曰凡朝
廷儀物制度等差截然不可違越比聞爾擅造印章僭
用龜紐龜紐惟親王之寶之用爾擅為之越禮分矣以
爾年少及念爾父同氣之故姑宥不問自今宜謹遵禮
法毋蹈前過
○永樂十年二月壬戌勑諸江九府輔國將軍贊億曰監
察御史言爾交通衛卒以錢貸民多取利息至繫人妻

拏逼脅鬻居以償所負古畜馬乘不察於鷄豚伐氷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國家舊制四品以上官不得與民爭利汝宗室之親乃恣肆如此果爾所為則赴京面陳若左右小人假爾名為之即械送京師

警外戚

○永樂二年四月丙戌春坊官劾奏中軍都督僉事李諒於文華殿早朝百官班退之後諒獨進啓事有違禮法請治諒罪

上命姑宥之而勑賜諭諒曰朝廷之法公於天下不以親疏有間朝儀凡百官謁東宮偕進偕退不許獨留私見乃謹始防微之道今行之初爾首犯之帝王行法先於貴近朕念親親之故曲宥不問其戒之慎之非分之恩不可再得爾其欽哉

○永樂四年五月戊午有告故駙馬都尉富陽侯李讓家人中鹽虛買實收下錦衣衛獄又行賄衛官事聞侯之子懇謝過丐免

上曰法度與天下共不為私親廢爾曹政當奉法保恩豈可恃恩撓法夫欺謾以苟利與賄賂以逃刑雖爾曹不得免況家人乎召都察院臣諭曰宥罪可施於疎賤而貴近不可倖免行法必先於貴近則疎賤可以知警富陽侯家人其治之如律

○八月乙巳賜趙王高燧書曰比聞都指揮款台乘馬過

駙馬都尉廣平侯袁容之門容怒其不下箠楚幾死款
台靖難功臣豈當非禮陵辱爾非不知亦不以聞自洪
武以來往來駙馬之門何嘗有下馬之令晉王敦為駙
馬縱恣暴橫卒以悖逆滅亡覆轍在前可再蹈乎此書
觀畢仍以示容其受使令辱款台之人械送京師
○永樂九年十一月辛巳建陽鎮衛撫武戡有罪逮至戡
孝慈高皇后戚屬時守徐王墳於宿州縱恣不法
上以先后之親特宥之戒之曰古之賢外戚皆務守法法
者防制於未然遵之則吉違之則凶朕為天下主一遵
皇考成憲不敢違爾乃敢恃恩縱肆藏匿逋逃輕犯國法
今念
皇妣之親姑曲法宥爾自今宜改行為善庶幾享福若復
不改國法必誅慎之慎之
○永樂十年八月己巳皇親徐赫匿逃民法司請罪之
上召赫諭曰踈遠小人尚相戒守國法不敢違汝敢狎恩
先衆犯法昔中山王勳親大臣謹守法度不敢縱越分
毫故能流慶子孫汝今縱肆如此豈是受福之道赫惶
恐叩首
上顧法司曰不可以私廢公治之如律
○永樂十一年九月壬午府軍衛指揮使張昶奏事畢辭
歸南京
上諭之曰皇親最當守法不守法罪比常人有加開平王

永城侯德慶侯之家恃外戚生事壞法皆取滅亡前鑑不遠汝今富貴但常不忘貧賤時自然驕逸不生若溺富貴而忘貧賤奢傲放縱以凌虐人有英明之君在上必不恕爾爾宜慎之昶頓首謝命禮科賜鈔六十錠又諭之曰此賜非多爾能守法保富貴何啻萬倍於此昶皇太子妃之兄

上頗聞昶弟旭居鄉驕橫不欲顯斥之故因昶致戒云

仁政

○永樂二年二月己丑刑科給事中奏強盜該死罪其中有年十五以下者兩人昨蒙

恩宥其死但沒入習匠輸作終身臣等揆理論之彼雖年幼既能行刼亦當被刑不宜免死

上不從曰童稚未成人者本無知覺向非成人者誘之豈能自為盜耶朕特推此情矜之耳又曰古耄悼不加刑二兒去悼之歲皆不遠況試其力皆不能勝二斗粟果有秦舞陽童區寄之能可曲貸乎

○七月戊辰大理寺言有犯法者當黥

上曰免黥既而諭之曰朕免之者慮遏其自新之路人孰無過亦有誤犯而非故違者如既黥之彼雖有遷善之意顧其身已墨亦自怠矣故朕於墨刑不輕用也

○十月庚辰刑部尚書鄭賜等言比軍士初犯罪者皆蒙宥免小人作過豈當全無懲戒

上曰天不於惡木廢發生君亦不於小人忘矜恤朕特矜其初犯耳如怙終固不宥也

○永樂四年正月己亥豐城侯李彬新城侯張輔等往河南皂君山捕盜陛辭

上諭之曰盜本良民但為有司不能撫綏更加酷害始聚為盜彼豈不愛其生蓋出於不得已汝往先遣人招撫示以生路若能散歸農畝即是良民不必窮治大抵官軍所至必累及無辜爾等此行當以保民為重無重困之

○壬寅琉球國進閩者四人

上曰彼亦人子無罪而刑之何忍命禮部還之禮部臣言還之慮阻遠人歸化之心請但賜勑止其再進

上曰諭之以空言不若示之以實事今不遣還彼欲孀朕必有繼踵而來者天地以生物為德帝王乃可絕人類乎竟還之

○十二月癸丑

上與侍臣語知京師之人多有疾不能得醫藥者歎曰內庫貯藥材廣而不能濟人於闕門之外徒貯何為命太醫院如方製藥或為湯液或丸或膏隨病所宜用於京城內外散施仍訪朝臣中有通於醫者俾分任其事又曰朕一衣一食不忘下人之艱猶於咫尺不能有濟何況遠外遂命禮部申明惠民藥局之令必有實惠勿徒為文具而已

○永樂十一年七月壬辰遣使賫勑諭交阯布政司及府州縣官曰交阯新附之民舊業多廢爾等宜輕徭薄賦勸課農桑務崇寛厚無為刻薄勤加憂恤使遂其生息以漸興於禮義之化庶幾爾等可為盡職其勉之哉

○永樂十三年二月乙未釋工作囚徒四千九百餘人先是命出繫獄囚輸作贖罪既而多亡者有司請捕之上謂工部尚書吳中曰人逼於饑寒雖慈父不能得之於子今亡者必其衣食空乏之出不得已遂命見役者俱還家期秋成後赴工令下有不願去者七百餘人上憫其感恩急於趨事并其欲回者皆釋之

○永樂十五年九月辛巳上謂行在工部臣曰四方之人服役京師者水土異習加以寒暑勞勤蓋有致疾而醫藥久未痊者此皆盡力奉公當加恤之今天氣已寒其給行粮遣人護送還家仍令有司善存撫之

卹民

○洪武三十五年七月甲辰上諭羣臣曰朕居藩邸時凡百姓艱苦靡不知之數年兵興北方之民疲勞尤甚朕所以舉義者為宗社生民之計今宗社既安而北方之民未安吾夙夜不忘遂命前工部尚書嚴震直戶部致事尚書王鈍應天府尹薛正言等分

往山西山東河南陝西等處巡視民瘼何弊當革何利當建速具奏來

○十二月癸酉

上謂戶部尚書夏原吉曰江北地廣民稀務農者少皇考時嘗遣人督民耕種近因兵革蝗旱人民流徙廢業今不及時勸民使盡力農畝將不免有失所者來春宜早遣人督勸因歎曰古者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朕為天子誠使四海皆給足雖不盛饌以樂侑食未嘗不樂

○永樂元年二月乙卯命監察御史分詣各布政司巡視瘼陛辭

上諭之曰父母於赤子先寒而備之衣先饑而備之食適其溫飽之宜避濕就燥以處之無所不盡其心人主為民父母理亦當然朕居深宮一飲一食未嘗不念及軍民然在下之情不能周知爾等為朝廷耳目其往用心咨訪但水旱災傷之處有司不言者悉具奏來其軍民之間何利當興何弊當革者亦悉以聞

○戊辰

上諭戶部兵部臣曰數年用兵軍民皆困今方與之休息數有令擅投一軍一民者處重法比聞衛所府縣都不遵承仍襲故弊私擅差役如驅犬羊無復分毫矜恤之意是上不敬君命下不恤人窮人之蘇息何遂爾等其

申明前令自今有犯者誅不宥

○三月辛丑南陽鄧州官牛疫死者多有司責民償甚急民貧至有鬻男女以償者事聞

上怒甚曰孔子聞廐焚問傷人否不問馬蓋為人貴於畜今以人易牛何其不仁況畜牛本以為民今乃毒民如此命有司牛死者悉免償民所鬻男女償牛者官贖還之仍命法司治有司不奏而擅責民償之罪

○四月乙丑賜書楚王楨曰所奏府中欲脩造兄於賢弟豈有吝惜意但天下初定衆心未安勞困未甦兼旱蝗相仍民苦寒餒安養休息方在此時故即位之初首詔天下不急之務悉停罷今後宮為建文所焚東宮亦拆毀皆未敢興造賢弟幸體斯意府中宮室損壞者姑用護衛之人隨時脩葺俟民安歲豐然後量揆軍民為之如此公私兩利矣

○五月丁丑勑戶部臣曰朝廷設官分職本以治民治民之道在安養之而已故即位之初一遵

皇考成憲首命爾等荒蕪田土無人佃種者即令所司覈實蠲除其租庶不貽患於民爾等畧不體朕愛民之心因循翫愒視為虛文有司拘於歲額一槩徵收下民之情欝而不達朝廷惠澤遏而不下此豈大臣為君為民之心其速下各布政司府州縣但有荒閒田地無人開墾即於歲租額內削除庶幾民免橫擾之苦

○戊寅賜書秦王尚炳曰前以諸群王年長欲令出居外郡為講讀練習之計今四方來奏水旱蝗蝻道殣相望因念諸群王所至脩葺供億之費不免重勞軍民如永興王未行且令在國俟一二年歲穀豐登然後遣行其所脩治居室即日停罷

○十一月壬辰早風雨沍寒

上召工部尚書黃福等曰濬河之民服役久衣食未必盡給今旦遽寒其各賜鈔二錠罷遣歸未畢之工令京衛軍士次第成之軍士仍賜鈔充顧直

○閏十一月乙卯戶部臣言近定使臣往來廩給止於見有儲積之處通支自濟寧若干程至德州即先於濟寧通給自德州計若干程至北京即先於德州通給今濟寧德州皆請令民於見有儲積之處轉運米粟往緣途驛館頓貯待給為便宜從之

上曰此徒知便於官豈顧不便於民北方之民勞悴未蘇寒不得衣饑不得食朕早夜圖休息之更安忍重勞之轉運勿聽

○永樂二年正月丙午各布政司府州官進表者辭歸

上諭之曰治天下者以天下之心為心治一方者以一方之心為心朕居君位夙夜念慮未嘗忘民每思飲食衣服百物之奉皆出民力民或有寒不得衣饑不得食勞不得息朕何忍獨安爾等皆以才賢為國家任牧民之

職夫受人寄者當盡己之力為人上者當推己之心治民之道惠養為急不害播種則民無饑不妨蚕桑則民無寒蓋民之衣食皆出己力未嘗仰給公家惟賴公家統理以免強凌衆暴之患耳爾等當明其利害順其好惡去其為惡之人則為善者自安懲其趍末之習則務本者自固無有所擾之況數年以來軍旅供給民勞為甚今畧得休息正如病者初差宜保養調護若復勞擾病將愈深其歸戒之

○十月丁亥戶部尚書郁新等言御馬監索白象食穀

上曰白象何補實用乃欲奪民食以飼之此古人所謂率獸食人者勿聽復召御馬監官責曰汝輩坐食膏粱身衣輕煖豈知百姓艱難計象一日所飼穀當農夫數口之家一日之食朕為君職在養民汝輩不令朕知而為此事是欲朕失天下心如復敢爾必誅不宥

○十一月丙辰工部侍郎趙毅等奏鎮江府民言乞於本處鑒山開河以便漕運約用九十八萬人數月可成請遣官驗視

上曰爾任大臣顧不能料制其事而必欲遣人驗視耶數年以來民困為甚非有大不得已之事豈可輕役且役九十八萬人即復用如許人供給之騷動數十州縣為百姓植禍矣豈不殆哉遂寢不行

○永樂四年四月戊寅

上諭戶部臣曰朕念北京數郡之民比年軍旅困於供給故特免租稅以優之其耆老近日多有來謝恩者今春作方興老人正當勸督子弟勤力田畝不宜妨其所務況衰倦之人豈堪跋涉遠道即檄諸郡止之戶部言下人受恩感戴出乎忠誠恐雖止不從

上曰朕心在實惠及民不務虛文勞民其止之

○永樂五年五月辛未

上聞河南饑而有司匿不以聞因命刑部悉逮寘於法又勑都察院左都御史陳瑛等曰國之本在民而民無食是傷其本朕自嗣位以來夙夜以安養生民為心每歲春初及農隙之時勑郡縣浚河渠修築堤岸陂池捕蝗蝻遇有饑荒即行賑卹比者河南郡縣荐罹旱澇有司匿不以聞又有言雨暘時若禾稼茂實者及遣人視之民所收有十不及四五者有十不及一者亦有掇草實為食者聞之惻然亟命發粟賑之已有饑死者矣此亦朕任用匪人之過已悉寘於法其榜諭天下有司自今民間水旱災傷不以聞者必罪不宥

○八月壬寅廣東布政司言揭陽諸縣民多流徙者近招撫復業凡千餘戶戶科給事中奏此皆逃避差役之民宜罪之

上曰人情懷土豈樂於遷徙必有不得已而去者既復業則當撫綏之何忍復罪為近臣者宜戒刻薄遂勑廣東

布政司及郡縣善撫輯之
○永樂七年正月甲寅
上謂禮部尚書呂震曰朕今巡狩蓋古人省方觀民之意
服食之物皆備以行都無取於民尚慮有司不體朕心
妄有科擾使民未見德而先受害者必不宥之其遣使
先諭道途所經及北京所屬郡縣朕至日止令正官一
員朝見毋侵擾百姓
八年三月庚辰溫州府民言本府歲輸白礬數千
北京阻隔山路負運實艱乞附載海運舟輸京為便
工部臣曰礬欲何用對曰用以染色布曰特染布耳
勞民於數千里之外可罷其歲運自今製布衣不必
染色
○閏十二月庚辰工部言今京師城垣河渠合脩治者請
如洪武故事徵應天太平鎮江寧國廣德五府民役之
上曰
皇考以五府州興王之地特加優恤而蠲其田租所以固
邦畿也其役之於歲終閒暇之時亦以附近不甚為勞
令役之宜體
祖宗之心節用其力寧寬無急訖工之日即遣寧家毋久
拘之
○永樂十二年三月辛丑
車駕北征至萬全命忻城伯趙彝等督運兵餉命都指揮

王喚等以騎兵護送
上進彝等諭之曰役民數千里隨軍餽運艱難勞苦此已
過矣爾等宜朝夕慰撫勞勉無毒以刑威不然是重吾
過也其務體朕意
○永樂十三年春正月己酉行太僕寺卿楊砥奏畿內民
皆養馬近見順天等府所屬多有官軍老幼無賦役者
宜令兵部戶部取勘循例養馬
上語砥曰民間養馬已甚煩擾但以國家武備所急不可
以止官軍老幼艱難者多政當存恤何忍又令養馬爾
用心過矣不聽
○永樂十七年秋七月辛亥工部臣奏請以平江伯陳瑄
所統運粮軍士明年俱赴北京營造歲用粮儲宜令各
處粮戶自輸北京
上曰國以農為本人之勞莫如農三時勤力如有旱暵水
溢歲則寡收幸足供租稅而官吏需索出終歲不免
饑寒又可令運輸數千里之外乎若令秋收後運來則
北方河已凍候春煖而運又妨農作如其所言公私俱
不便其令戶部議兩便之
○永樂二十二年秋七月乙酉
車駕北征次通津戍其地平廣多麋子軍士有馳騎犯之者
上適見之急下令止之謂諸將曰能種此者必安業於此
不為寇矣彼聞大軍至懼而暫逃後當復歸今縱騎犯

之非仁其禁士卒凡有種藝皆勿犯違者斬

重農

○永樂二年正月己巳戶部尚書郁新言河南等處管屯都指揮劉英等上屯田歲收之數臣等計之一人所耕不足自供半歲之食皆英等怠惰不嚴督所致宜罪之以警衆

上以法令初行姑宥之召英等諭曰屯田軍國之大務已驗之良法爾等不留心於此徒坐享厚祿何為用兵數年今始得休閒而民以疲弊若復役疲弊之民以贍休閒之卒為民者愈困為兵者將惰矣蓋畜兵以衛民豈以兵困民汝等宜深思之用心勤力以督下人若今歲復怠惰耕穫不及論罪如法悔無及矣

○永樂四年六月丙子廣東布政司奏每歲海外番夷入貢方物水路以舟楫運載惟南雄至南安限隔梅嶺舟楫不通自今請用民力接運

上曰為君務養民今番貢無定期而農民少暇日假令自春至秋番夷入貢不絕皆役民接連豈不妨其農事自今番夷入貢如值農務之時其方物並於南雄收貯俟十一月農隙却令運赴南安著為令復顧侍臣曰民不失其養雖勞之鮮怨民失所養雖休之不德

○永樂十三年正月甲子行在戶部言漕運至漸多請發民置倉貯之

上曰東作將興不可役民民失春種則一歲之計廢可令法司除死罪外出徒流以下定奪等第輸作後不為例

安民

○洪武三十五年七月丙申

上謂兵部臣曰朕初舉義旅清君側之惡罪止姦臣數人而已故將士入城之日市不易肆軍民安堵今為衆所推戴嗣承大統罪人皆已伏誅嘉與萬方同樂至治比聞在京軍民猶有未喻朕心者謂有復行誅戮之意轉相扇惑何其愚也吾為天下之民皆吾赤子豈有害之之心且帝王刑法豈當濫及無罪爾兵部亟出榜曉諭令各安心樂業勿懷疑懼敢復有妄言惑衆許諸人首告犯人處死家產給賞告人知而不告與犯人同罪

○八月甲子江西廬陵縣人民有嘯聚刼掠者江西三司請奏請發兵討之

上曰此無能為惠而官軍一出必傷及善良但遣一使特勑諭之可也遂遣行人許子謨齎勑諭曰昔我太祖高皇帝開基創業首得江西資其供給以定天下三十餘年屢加恩澤民皆樂生近建文君信任匪人改更成法致兵禍連歲軍需百費皆出於民有司又不能撫恤嗟怨盈路民無所控訴致有潛避山林保全性命皆出於不得已念其所自良可矜憫朕即位之後一切罪犯悉赦不問今為天下主謹守成法嘉與百姓共樂治

平獨爾等未復本業因而刼掠羣臣奏請調兵勦捕朕慮兵戈所加誤及善良有所不忍故特差行人齎勑諭爾宥爾之罪其即各復原業永為太平之民如執迷不悛發兵討罪後悔無及仍勑都督韓觀往招撫之勑至民悉復業

○永樂四年三月丁巳遣勑諭海島流人曰爾等本皆良民為有司虐害不得已逃移海島刼掠苟活流離失業積有歲年天理良心未嘗泯滅思還故鄉畏罪未敢朕比聞之良用惻然茲特遣人齎勑諭爾凡前所犯悉經赦宥譬之春氷渙然消釋宜即還鄉復業毋懷疑慮以取後悔

○永樂十一年十一月乙未勑交阯總兵官英國公張輔黔國公沐晟曰交阯頭目中有既降復叛叛而復歸者可揀拔一二人宣布朕命悉宥其罪量才高下俱授以官庶幾以安衆心

寬賦

○永樂元年十月辛酉戶部尚書郁新等奏曰湖廣今年夏稅過期數月不足其布政司府州縣官皆當罪之上曰賦入有經制人耕穫先後不齊地里亦有遠近之異不可槩論任人長民當使之察其難易而順其情雖取之亦必思有以利之不當急責於民急責必至乎病民其勿問第更與約限令民輸之

○永樂四年二月癸酉四川成都等府及貴播二宣慰司
酉陽永寧二宣撫司奏官民田荒蕪二千六百七十餘
頃乞蠲其租賦
上諭戶部臣曰田土荒蕪皆緣人民彫耗所致若復徵其
租賦則彫耗愈甚荒蕪愈多矣可併其歲額除之但人
民蕃息則土地自闢賦稅自充矣
○永樂六年三月庚申掌交阯布政司事尚書黃福言交
阯初平其地徵歛不一請酌量輕重為定制
上曰比除交阯群縣官朕數諭之為政務寬簡以綏新附
之民無重徵歛歛重者驅民之策也福所言良合朕意
遂命戶部會官定議務從輕省

○永樂七年十二月丙寅山西安邑縣言縣民逃徙者田
土已荒蕪而稅粮尚責里甲陪納
上諭行在戶部尚書夏原吉曰百姓必耕以給租稅既棄
業逃徙則租稅無出若令里甲陪納必致破產破產不
足必有逃徙租稅愈不足矣即移文各處有若此者悉
停徵其稅縣官不能撫民致其逃徙者姑宥罪令即招
撫復業勿復擾之
○永樂九年[illegible]未雲南溪處甸長官司土官自恩言
本司歲納海貝七萬九千八百索非本土所產每歲於
臨安府買納乞准鈔銀為便戶部以洪武中定額難准
折輸

上曰取有於無適以厲民此有司之過也況彼遠夷猶當
寬恤豈宜拘舊額其除之
○九月壬午先有屯種軍擊登聞鼓訴云踰年在京操練
至秋始還而本衛責徵子粒實以公事妨耕告訴不聽
上召衛官責問之曰何得不體人情而刻薄至此衛官言
初起自都督府必欲追納遂呈上府所下檄
上召都督府經歷詰之曰五穀必種而後有獲豈若汀蕪
溪荇不藉人力自生成乎且人一身豈當有兩役皆不
能對
上命刑部臣曰此輩不恤軍士為朝廷歛怨其治之如律
遂命戶部凡屯田軍以公事妨農務者悉免徵子粒著
速令
○永樂十年二月庚申山西猗氏縣耆民張彥清等言累
歲旱澇田稼不登乞以八年九年逋租折納鈔帛
上諭戶部臣曰田有定租農安得歲常全收有司但知科
征而已民非甚不得已豈肯自言今累歲旱澇衣食必
不給鈔幣何從而出宜悉除之其耆民人賜鈔二錠遣歸
○五月辛亥初
上平定內難命北京之民始終報效者蠲芻粮徭役給牒
為信至是武清縣民百一十餘戶以遺所給牒有司復
徵其徭役事聞
上諭戶部臣曰遺牒是下不謹復征徭役是上不信不謹

其過小不信其失大其悉蠲之

○永樂十一年七月乙巳蘄州之長洲崑山二縣湖廣之常德漢陽荆州長沙沔陽五府州奏去年河水泛溢淹沒民田其稅粮乞俟今秋徵輸

上曰農民終歲勤動供稅之餘衣食恒不足既去年田被水災而欲以一年所種為二年之租民之衣食何由而措戶部宜覆實蠲其被災之租凡蠲曰九千頃

○十二月庚申四川漢州什邡縣言縣民目永樂五年十年虧官茶十六萬六百五斤已折輸鈔

上諭行在戶部臣曰此因近歲役民代木妨其採辦如又令納鈔民不能堪況蕞爾小邑虧茶動以萬計累年所負取償一時有司逼迫之必有鬻田產子女以免責者其悉蠲所虧

○永樂十二年十一月庚申蠲蘇松嘉湖杭五郡水災田租四十七萬九千七百餘石初有司請減半徵之

上謂戶部尚書夏原吉等曰民田被水無收未有以賑之又可徵稅耶於是悉蠲之

○永樂二十年十月戊子山東高密縣言逃民七百餘戶已復業其累年所負粮芻上司屢遣催徵乞寬貸之

上諭戶部臣曰往古之民死徙無出鄉安於王政也後世之民賦役均平衣食有餘亦豈至於逃徙比來撫綏者不得人但有科差不論貧富一槩煩擾致耕穫失時衣

食不給不得已乃至逃亡及其復業田地荒蕪廬舍蕩
然農具種子皆無所出政宜賙卹之乃復徵其逋負窮
民如此豈有存活之理爾戶部其申諭有司繼自今逃
民復業者積年所負粮芻等物悉與蠲免

賑恤

○永樂元年十二月乙酉北京刑部尚書郭資等奏眞定
棗強縣民初復業加以蝗旱流殍者衆今天寒乞遣人
覈實以施賑濟
上曰民困如此救之當如救焚拯溺少緩即無及矣今遣
人覈實展轉往復非兩月不得民命迫於旦夕其可
乎命戶部速遣官往賑又命監察御史一員監督賑畢
具實以聞

○永樂二年六月乙未命太子少師姚廣孝等往蘇湖賑
濟
上諭之曰人君一衣一食皆民所供民窮無衣食君豈可
不卹君父也民子也爲子當孝爲父當慈各務盡其道
耳卿往體朕此心不可爲國惜費蓋散財得民仁者之政

○八月甲申戶部尚書郁新言四川松潘衛軍士缺食請
遣官審勘
上曰饑者待食朝不及夕若待審勘而給莩死多矣宜亟
賑之於是命軍士家有十口者給米一石九口八口者
八斗七口六口者七斗五口四口者六斗三口以下五

斗總小旗給如其月粮之數不必驗口
○永樂三年三月丙午淮安邳州言饑民計其口數請得
粟九千石賑之
上惻然曰此可給三月耳秋成之期尚遠若止給三月猶
不免於綏死國家於惠民豈可為旦夕計特命户部倍
其數給之
○六月甲申命户部尚書夏原吉都察院僉都御史俞士
吉通政司左通政趙居任大理寺少卿袁復賑濟蘇松
嘉湖饑民
上諭之曰四郡之民頻年厄於水患今舊穀已罄新苗未
成老稚嗸嗸饑餒無告朕與卿等能獨飽乎其往督郡
縣亟發倉廩賑之所至善加綏撫一切民間利害有當
建革者速具以聞卿等宜體朕憂民之心欽哉無忽
○永樂九年七月戊子户部言賑北京臨城縣饑民三百
六十五口户給粮二千七十石有奇
上曰國家儲蓄上以供國下以濟民故豐年則斂凶年則
散但有土有民何憂不足隋開皇間大旱民饑文帝不
肯開倉賑濟聽民流移就食末歲計所積可供五六十
年倉廩雖豐民心不固煬帝無道遂至滅亡前鑒具在
今後但遇水旱民饑即開倉賑給無令失所
○永樂十年六月壬申浙江按察司奏今年浙西水潦田
苗無收通政趙居任匿不以聞而逼民輸稅

上以問戶部尚書夏原吉對曰比趙居任奏民多以熟田作災傷按察司之言不可悉信

上曰水潦為災人皆見之按察司敢妄言乎愚民雖間有為欺謾者豈可以一二廢千百爾即遣人復視但曰苗壞于水者蠲其稅民被水甚者官發粟賑之

○甲戌勑戶部臣曰朕為天下主所務安民而已民者國之本一民不得其所朕之責也故每歲遣人巡行郡邑凡歲之豐歉民之休戚欲周知也近者河南民饑有司不以聞而往往有言穀豐者若此欺罔獲罪於天此亦朕任非其人之過其速令河南發粟賑民凡郡縣及朝廷所遣官目擊民難不言者悉追下獄

○甲戌陝西西安等府老人詣闕謝賑濟恩命賜道里費遣還又召問老人今歲禾稼如何對曰來時甚茂

上曰禾稼雖茂民力未甦凡所借用官粮今年不責爾償俟下年豐熟乃償老人叩謝

上命戶部山東山西皆準此例凡經賑濟者悉免詣闕謝恩

○八月壬戌山東定陶河南中牟等縣耆民詣闕謝賑濟

上諭戶部臣曰天子以天下為家則以天下為休戚比念民饑令有司發粟賑之此國之恒典況郡縣儲蓄政為民計而使人廢其農業遠來謝恩非朕意也已令止之而今復來並給道里費遣歸其未至者再移文止之

○十二月壬申戶部臣言邳州今歲淫雨傷稼民乏食命監察御史乘傳往賑之陛辭

上諭之曰民命朝不保夕爾往當如救焚拯溺不可頃刻稽滯

○永樂十二年二月庚申有自陝西來者言鳳翔隴州民饑

上諭行在戶部臣曰水旱世恒有之國家廣儲積正以備民之急朕數詔有司卹民今乃坐視其饑寒不言亟令監察御史發廩賑之并按問其長史坐視不言者罪

○八月壬子河間府滄州順天府通州固安縣淫雨寶坻縣雨電傷稼事聞

上謂行在戶部臣曰民於此時政望秋成既如此將何以仰給其速遣人臨視果為民患令有司發粟賑之

○永樂十六年七月己巳降勑切責陝西布政司按察司曰比聞陝西所屬郡縣歲屢不登民食弗給致其流莩爾等受任方牧坐視不恤又不以聞罪將何逃速發所在倉儲賑之稽遲者必誅不宥

○十二月辛丑以陝西旱命成山侯王通偕戶部官馳傳往賑之通等陛辭

上諭之曰民饑餓朝不保夕譬之赴救水火當速往毋緩旱至即存活亦多爾至彼其有司一切不急之務悉停止之民間事有不便者條陳以聞於是賑饑民九萬八千餘戶給米十萬四千三百餘石鈔十二萬六千三百錠

○永樂十八年十二月辛酉
皇太子奏前過山東境內遇民饑即令布政司發粟賑之
上曰正是昔范仲淹之子猶能舉麥舟濟其父之故舊況
百姓吾赤子乎
○永樂二十年三月丙寅戶部言直隸開州徐州高邑靈
壽欒城等州縣民饑
上慨然嘆曰君以民立國古人所以致雍熙之世者其道
始於民足衣食雖有水旱災傷而民不至於饑窘者則
恃蓄積有素但如漢文景之世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唐
太宗時民間斗米三錢行旅不齎粮亦何憂水旱
皇考置預備倉出內帑易粟儲之以賑饑荒此誠良法然
有司必至饑民嗷嗷始達於朝又必待命下乃賑之其
餒死者已不逮矣其令有司今後遇饑荒急迫即驗實
發倉賑之而後奏聞可也今各處所奏民饑宜急遣官
賑之

卹災異

○永樂元年六月甲子戶部尚書郁新言河南郡縣蝗所
司不以聞請罪之
上曰朝廷置守令資其惠民凡民疾苦皆當卹之今蝗入
境不能撲捕又蔽不以聞何望其能惠民此而不罪何
以懲後命都察院遣監察御史按治之
○永樂五年六月辛亥廣西布政司奏柳州自正月至六

月不雨

上覽奏憂形於色語廷臣曰春無雨則不得種夏無雨雖種亦且稿死此民一歲之計無望矣命戶部遣人馳往視之

○永樂十年七月己酉浙江平陽縣獻嘉禾百六十四本

上顧尚書夏原吉曰嘉禾雖豐年之祥然今四方數奏水旱未必皆豐宜遣人巡視存卹不可恃此原吉等頓首曰陛下存心於此實社稷蒼生之福

○永樂十一年正月壬午

上謂通政司通政馬麟禮科給事中朱芾曰在外有司官來朝朕令言民間利病率云田穀豐稔閭閻樂業比聞山西饑民有食樹皮草根者未聞有一人言之自今言民情者悉記之如境內有災傷饑饉不自言致他人言之者必正其欺隱之罪

○五月己卯朔山東諸城等縣蝗命有司捕瘞且諭之曰蝗苗之蠹爾不能除之亦民之蠹今苗稼長養之時宜盡力捕瘞無遺民害

○九月壬午

上謂行在戶部臣曰近山東蝗生有司坐視不問及朝廷知之遣人督捕則已滋蔓矣此豈牧民者之道其令各郡縣每歲春至驚蟄之時即遣人巡視境內但有害稼

若蝗蝻之類及其時初發即設法捕絶或蟲蝗有遺種亦須尋究盡除如因循不行府州縣官悉罪之若布政司按察司失於提督同罪其各處衛所令兵部一體移文使遵行之

抑祥瑞

○永樂二年七月辛酉禮部尚書李至剛奏今歲山東郡縣野蠶成繭繅絲來進請率百官賀

上曰野蠶成繭亦常事不足賀使山東之地野蠶盡繭足以被其一方而未能徧及天下朕之心猶未安也朕為天下父母一飲一食未嘗忘之若天下之民皆飽暖而無饑寒此可為朕賀矣乃止

○永樂七年三月甲子交阯進白象泰寧侯陳珪率文武百官上表賀

上曰卿等但盡心為國為民以副朕望白象世常有者勿賀

○七月辛卯順天府密雲縣民獻嘉禾賜鈔二十錠先是行在禮部尚書趙翊以禎祥疊見若兩岐之麥野蠶成繭日食不見之類皆欲稱賀

上悉却之至是又因獻嘉禾欲率廷臣上表賀

上曰古之帝王為治尚文實黜浮華朕德弗逮但得四叙協和海宇康乂黎民亦食給足即國家之福一物之異皆偶然耳何以賀為遂止

○八月甲子山西代州繁峙縣獻嘉禾凡二百七十九本

行在禮部尚書趙羾奏曰前密雲縣民獻嘉禾
陛下卻羣臣之賀今嘉禾又至此實聖德之應請率羣臣
上表賀
上曰朕奉天子民正願天降豐年使四海之人皆足今蘇
松水患未息近保定安肅處州麗水皆雨雹渾河決於
固安傷禾稼且四方之廣尚有未盡聞者不聞羣臣一
言及弭災之道而喋喋於賀嘉禾謂禎祥朕德所致其
災異非朕所致乎爾等宜輔朕修德行政他非所欲聞也
○永樂十一年五月丁未曹縣獻騶虞行在禮部尚書呂
震奏騶虞上瑞請明旦率羣臣上表賀
上曰百穀豐登雨暘時順家給人足此為上瑞騶虞何與
民事不必賀震固請
上曰大臣之道當務為國為民汝能效李沆為人則善矣
震退
上顧侍臣曰震可謂不學無術者也
○永樂十二年九月戊寅榜葛剌國王賽弗丁貢麒麟禮
部請上表賀
上曰海宇清寧遠人嚮化貢獻方物斯皆
天與
祖宗之佑卿等但當夙夜竭心輔治以惠天下天下既安
雖無麒麟不害為治其免賀
○永樂十三年九月戊申西域貢獅子文武羣臣以為

聖德遠及所致叩頭稱賀

上曰遠人貢土物以達誠何用賀書詩所稱唐虞三代之治昌嘗及祥瑞蓋古聖賢之君但求時和歲稔百姓家給人足即是太平隋煬帝時孔雀集朝堂百官稱賀元順帝時兩都桑果葉皆生黃色龍文又有嘉禾一莖至八穗者又常有五色祥雲見恃此而驕卒皆亡滅前鑒如此朕與卿等但當祗守祖法敬事無怠以保鴻業不可萌侈心

○十一月庚子行在禮部尚書呂震奏麻林國進麒麟將至請於至日率羣臣上表賀

上曰往者翰林院言修五經四書及性理大全書成欲上表進朕則許之蓋帝王修齊治平之道具於此有益世教可以表進麒麟有無何所損益遂已

○永樂十四年八月癸酉旦壽星見欽天監以聞行在禮部尚書呂震帥文武百官請上表賀

上賜勑諭之曰朕惟

太祖高皇帝膺受

天命掃除群雄創業垂統立綱陳紀以安天下臻茲太平是以上天垂象屢顯鴻應揆朕涼薄曷克膺茲矧天道無常惟德是輔凡為臣民能遵守

太祖高皇帝成憲為子盡孝為臣盡忠奉公守法安分守己用承福祐國家之祥孰大於此爾文武臣僚宜各盡

心以輔朕不逮國家有永遠之安爾等暨爾子爾孫亦同享永遠之福壽星之瑞勿賀

○永樂十五年七月戊寅旦壽星見百官請賀

上曰比歲壽星見卿等以為瑞致賀然四方旱澇蝗疫比比有之而鮮有為朕言者朕之所願時和歲豐天下之人俱得其所賢者在位讒慝不作百工舉任其事政平訟理國家清明此可為瑞壽星之瑞不足賀

○永樂十七年九月丙辰卿雲見欽天監言占書卿雲喜氣也太平之應又曰天子孝則卿雲見君聖臣賢天下順心則日旁氣如龍鳳茲實上瑞行在禮部請率文武百官上表賀勑免之且諭侍臣曰昔帝舜之世萬邦協和故百工有卿雲相和之謌朕寢食之間恒慮政事有缺民生未安安敢恃此為祥縱是上天委貺朕與卿等正當憂勤惕厲以答

天眷何以賀為